

# “自由渡航”时期夏威夷地区冲绳移民的身份困境 (1899—1907)

原祖杰 洪 舒

〔摘要〕 1899至1907年，是冲绳移民前往夏威夷的“自由渡航”时期，也是冲绳向夏威夷移民的“黄金时期”。然而，“移民一世”的“夏威夷梦”，被繁重的工作强度、严苛的白人监工、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无处不在的歧视一一击碎。由于冲绳劳工来到夏威夷比日本本土移民劳工晚了15年，加上日本本土移民对冲绳移民根深蒂固的歧视，夏威夷群岛上的冲绳移民作为“双重少数族裔”，经历了噩梦般的“双重歧视”。也正是因为来到夏威夷并充分体会了这种“双重歧视”后，冲绳移民开始身份认同的自我构建：作为冲绳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三重身份，让他们的移民经历在美国移民史上具有了特殊意义。当他们充分而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冲绳人”的特殊性后，他们抑或摒弃特性，以更加“日本化”的生活方式寻求族裔认同；抑或紧紧抱团，与自己的冲绳同胞分享所有孤独与焦虑。总之，来到夏威夷的冲绳移民们开始采取行动来回应外界的种种恶意，并试图构建符合自我身份认同的冲绳社区。

〔关键词〕 夏威夷；冲绳移民；双重少数族裔；自由渡航；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K712.51；K3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23)02-0173-12

冲绳向夏威夷移民始于1899年末。这一年，第一批26名冲绳人出走夏威夷，以期摆脱由于日本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与经济窘困，由此开启的自由移民之路一直持续到1907年，因《日美君子协定》的签署而被阻断。在这段被称为“自由渡航”的岁月里，作为“双重少数族裔”的冲绳移民，在夏威夷种植园里遭受了来自日本移民和其他族裔的“双重歧视”，却未能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直到经历了太平洋战争和战后美军托管冲绳岛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之后，冲绳移民作为美国移民史与族裔史的研究对象，才渐渐进入美国历史学家的视野。

国内外关于美国移民和族裔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但多集中于“跨大西洋”移民研究，对“跨太平洋”移民的研究尚属不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经典三部曲”，即罗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的《来自不同海岸的陌生人：亚裔美国人的历史》，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的《亚裔美国人：1850年以来的在美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及陈素贞(Sucheng Chan)的《亚裔

〔作者简介〕 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洪 舒，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研究”(18ZDA211)

美国人：一部解释史（美国移民遗产系列）》，奠定了亚裔美国移民史研究的基础。<sup>①</sup> 进入21世纪，李涟漪（Erika Lee）、徐元音（Madeline Y. Hsu）、李雪莉（Shelley Sang-Hee Lee）等亚裔历史学家的研究在时空上大大拓展了亚裔美国移民史，他们不仅关注韩裔、菲律宾裔以及印度裔等东南亚、南亚移民的经历，而且将新文化史的视角、方法运用到亚裔移民史的研究中，产生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果。<sup>②</sup>

对冲绳移民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夏威夷大学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冲绳移民研究的重镇，涌现出一批成果卓著的移民史专家，如木村由纪子（Yukiko Kimura）、知念乔伊斯（Joyce N. Chinen）、松本司各特（Y. Scott Matsumoto）以及小渡富兰克林（Franklin Odo）等。该校的“族裔研究口述史项目”收集了各族裔丰富的口述史料，1981年，该项目与夏威夷冲绳县人联合会（Hawaii United Okinawa Association）合著的《日本冲绳人：一部冲绳人在夏威夷的历史》<sup>③</sup>，详细记录了冲绳人到夏威夷之后80年的发展历程，其中包括14位一代冲绳移民的口述故事，是一部对夏威夷冲绳移民史的全方位记录，也是夏威夷冲绳研究不可多得的原始档案。

在日本学界，尽管冲绳学研究始于伊波普猷<sup>④</sup>，但研究冲绳海外移民问题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应归功于第一任琉球大学移民研究中心主任石川友纪教授。这位后世被称作“冲绳移民研究之父”的石川教授，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便开始进行日本海外移民史研究，一生著作等身，发表了近百篇关于日本尤其是冲绳移民特点的论文。我国学界对于冲绳移民问题的研究尚属薄弱，较有影响的成果来自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和赖正维两位教授带领的研究，但这些成果多集中于中琉关系史、中琉之间的移民史等方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聚焦冲绳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就教于国内外同行。

## 一、夏威夷制糖业的发展与移民需求

夏威夷制糖业在19世纪下半叶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拉力”，持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劳工纷至沓来。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以及太平洋岛国上各个族裔的原住民，都来到夏威夷这座世界闻名的“糖岛”，为蔗糖——这种被西敏司视为改变世界权力分布的经济作物——出卖劳力。<sup>⑤</sup>

在夏威夷蔗糖发展史上，有三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首先，美国内战的爆发阻断了南方的蔗糖向北方运输，夏威夷抓住机会向美国出口蔗糖，1861年至1866年，夏威夷对美蔗糖出口量从1,283吨增长到8,869吨，几乎翻了8倍。<sup>⑥</sup> 但好景不长，随着美国内战结束，美国从夏威夷进口蔗糖的需求也减小了不少，加上居高不下的关税，夏威夷蔗糖业陷入困境，迫使夏威夷政府不得不寻求新一轮新的政策利好来刺激蔗糖生产。漫长的谈判之后，《美利坚合众国与夏威夷王国互惠条约》于1875年签订，推动了夏威夷蔗糖业的第二次猛涨，成为夏威夷蔗糖业工业化的起点。1875年夏威夷群岛上的甘蔗种植园共

①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9. 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Immigrant Heritage of America Series)*,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1.

② 参见 Erika Lee, *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Erika Lee, *America for Americans: A History of Xenophobia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9. Madeline Y. Hsu, *Asian American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Shelley Sang-Hee Lee, *A New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③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Ethnic Studies Oral History Project, Ethnic Studies Progr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81.

④ 伊波普猷（いはふゆう），1876年3月15日—1947年8月13日，唐名鱼培元，冲绳学奠基人，被称为“冲绳学之父”，是“日琉同祖论”的支持者。

⑤ 参见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⑥ *Sugar in Hawaii: The Story of Sugar Plantations, Their History, Their Methods of Operation and Their Place in the Economy of Hawaii*, Honolulu: Hawaii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 1949, p. 22.

计20个,5年后增加到63个。<sup>①</sup>《美利坚合众国与夏威夷王国互惠条约》实施的第一年,夏威夷的蔗糖产量约为1.25万吨;到了1900年,产量涨至近29万吨。<sup>②</sup>同时,蔗糖业作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开始形成自己的行业组织。1882年,种植园主劳务与供应公司(the Planters' Labor and Supply Company)成立,并于1895年改名为夏威夷蔗糖种植园主协会(the 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sup>③</sup>制糖业开始参与到政治游说之中,以争取政府在劳工引入、产品价格补贴和关税保护等问题上的支持。<sup>④</sup>

1898年,随着《夏威夷基本法》在国会通过并于1900年起正式实行,夏威夷成为美国的准州,其蔗糖业也迎来了第三次腾飞,在世界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大规模生产大幅增加了夏威夷甘蔗种植园对劳工的需求,仅仅依靠夏威夷当地人是远远不够的,引入移民成为夏威夷几乎唯一的选择。“蔗糖陆陆续续地把一批批不同族群的人们带到了夏威夷”<sup>⑤</sup>,其中就包括于1900年到达的第一批冲绳移民。

实际上,早在1850年,夏威夷王国便开始考虑引入移民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蔗糖业发展的需要,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减缓夏威夷人口的减少。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罗伯特·克赖顿·威利(Robert Crichton Wyllie)以夏威夷国王卡美哈梅哈四世(1855—1863年在位)和卡美哈梅哈五世(1863—1872年在位)的名义,竭力推动移民计划。他担心如无外来移民,夏威夷人口到1930年将减少到不足100人。<sup>⑥</sup>尽管威利的担忧过于夸张,但对于19世纪中期的夏威夷王国而言,引入移民的目的确实是双重的:“移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既要创造财富,也要补充不断削减的夏威夷人口。1876年之后,夏威夷政府尝试从南太平洋岛国引入与夏威夷土著“同源”的移民人口。但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仅有2500名南太平洋岛国移民在1878年至1885年间来到夏威夷,并且绝大多数最终选择离去。成立于1860年的夏威夷移民局也曾经尝试吸引欧美移民前来工作,但引入文化和语言完全不同的种族来夏威夷种植园工作明显更加困难,这一尝试也收获甚微。1878年至1886年间,共有1.75万名葡萄牙移民来到夏威夷种植园,另有1300名德国移民于1882年至1885年间陆续到达。这应该是夏威夷可以纳入统计的仅有的两支欧裔移民。<sup>⑦</sup>

19世纪中叶开始,亚洲移民陆续来到夏威夷。1852年,近300名中国劳工来到火奴鲁鲁。随着夏威夷受到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大陆的排华运动也影响到夏威夷的契约劳工移民政策。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后,来到夏威夷的中国移民劳工大幅减少。尽管如此,1852年至1898年的这46年间,超过3.7万名中国劳工来到夏威夷群岛。<sup>⑧</sup>

日本有计划地向海外移民始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明治维新的兴起,移民规模日益扩大。恰巧在这个时候,夏威夷王国由于甘蔗种植的需求,正在全球范围内募集种植园劳工。1864年,德川幕府步入暮年,那时在日本经商后来成为招募日本劳工到夏威夷种植园工作的第一人——美国人尤金·范·里德(Eugene Van Reed)开始代表夏威夷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派出移民劳工的协商。<sup>⑨</sup>1868年,里德招募到第一批约150名日本劳工前往夏威夷种植园工作,他们于1868年6月19日达到火奴鲁鲁。由于从日本启程的时间刚好是明治元年,因此这批日本劳工被称为“元年者”(がんにんもの)。“元年者”中有艺术家、美发师、厨师和武士,却没有一位农民,大多数人对于种植园的严酷劳动也毫无准备,有

① Edward D. Beechert, *Working in Hawaii: A Labour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p. 80.

② Moon-Kie Jung, *Reworking Race: The Making of Hawaii's Interracial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2.

③ 夏威夷蔗糖种植园主协会由夏威夷群岛上的甘蔗种植园主联合创建,是一个非法人自愿组织,旨在促进成员间互利和夏威夷群岛制糖业的发展,对夏威夷制糖业的立法、劳工和移民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在改为夏威夷农业研究中心(Hawaiian Agriculture Research Center)。

④ Edward D. Beechert, *Working in Hawaii: A Labour History*, p. 180.

⑤ 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第78页。

⑥ R. S. Kuykendall, *The Hawaiian Kingdom, vol. 1, 1778-1854, Found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38, p. 386.

⑦ Edward D. Beechert, *Working in Hawaii: A Labour History*, pp. 86-87.

⑧ *Story of Sugar in Hawaii*, Honolulu: Hawaiian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 1926, pp. 24-25.

⑨ R. S. Kuykendall, *The Hawaiian Kingdom, vol. 2, 1854-1874, Twenty Critical Yea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53, pp. 233-234.

的只是愿意在乱世中前往被描述成为“天竺”（てんじく）的远方闯荡一番的决心。<sup>①</sup>

然而这样的“决心”很快就化为泡影。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以及管理不善，“元年者”们在种植园工作不足一个月，他们和种植园主便同时向夏威夷移民局递交了正式的书面抗议文件。1870年1月11日，夏威夷移民局与日本政府达成一项协议，由日本政府出资协助40名“元年者”返回日本，其余人则继续留在夏威夷工作。<sup>②</sup>回到日本的“元年者”在同年4月15日出版的日本报纸上署名发表《投诉状》，指责种植园主未能按照规定履行劳工合同并虐待工人。<sup>③</sup>由于第一次的经历不太成功，刚成立的明治政府决定停止向夏威夷派遣劳工，这一停便停止了整整17年。在此期间，夏威夷政府一再向日本政府提出派遣日本劳工到夏威夷的希望。夏威夷如此期待日本劳工，一是由于《美利坚合众国与夏威夷王国互惠协议》的签订使得夏威夷可以零关税出口未经加工的蔗糖，从而导致甘蔗种植面积从1880年的2.6万英亩增长至1900年的12.8万英亩，翻了近5倍<sup>④</sup>；二是由于在美国的左右下，夏威夷政府于1886年通过了《排华法案》，中国移民进入夏威夷的大门彻底关闭，夏威夷政府便将寻觅优质海外劳工的目标锁定在了同为太平洋岛国的日本。

第一批新招募的日本“官约移民”于1885年1月从横滨出发，同年2月2日抵达火奴鲁鲁，加上随行公务人员，总共956人。<sup>⑤</sup>日本向夏威夷输出的移民被称为“外出打工者”（出稼ぎ人/でかせぎじん），因为他们本人以及日本政府都希望他们能够在合同期满后回到祖国。种植园劳工中流行着“三年三四百日元”的说法——日本劳工乐观地认为他们可以在合同期内存很多钱。<sup>⑥</sup>1885年至1900年间，种植园里的大部分日本“外出打工者”确实返回了日本。调查显示，大部分回乡劳工用他们的积蓄买了土地或者还清了债务，实现了他们当年出发时的初衷。<sup>⑦</sup>有一首广为流传的“除叶歌”，描述了那些在夏威夷种植园里获得成功的甘蔗承包商回到日本时的心情：“砍完甘蔗，高声歌唱，带着奖金，回去日本！”<sup>⑧</sup>

在日本自由移民时期，日本劳动力密集而持续地向夏威夷输出，超过6.8万日本劳工于1885年至1899年间来到夏威夷。当地移民局甚至开始相信，日本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像夏威夷岛土著”。<sup>⑨</sup>到了1900年，日本人成为夏威夷第一大族群，占总人口的39.7%；1910年，日本移民占夏威夷总人口的41.5%。1910年美国第13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00年，夏威夷土著血统（包括纯种与混血）的占比为24.4%，华裔为16.7%，白人为18.7%；1910年，夏威夷土著血统的占比减少为20.1%，华裔减少为11.3%。由于大量葡萄牙裔移民的到来，白人群体的比例增长至23%，但仍然只接近同一时期夏威夷日本移民数量的一半。<sup>⑩</sup>总体来看，在美国1924年《移民法案》出台以前，大量日本移民来到夏威夷群

① 山下草園『日本人のハワイ』、世界堂書店、1942年、166—169頁。

② 吴占军：《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近代日本海外移民——以近代日本的美国移民与日美关系为中心》，《日本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Jonathan Y. Okamura, *From Race to Ethnicity: Interpreting Japanese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Hawai'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p. 18.

④ Moon-Kie Jung, *Reworking Race: The Making of Hawaii's Interracial Labor Movement*, p. 12.

⑤ 在米日本人會事蹟保存部編纂『在米日本人史』、在米日本人會、1940年、49頁。

⑥ Jonathan Y. Okamura, *From Race to Ethnicity: Interpreting Japanese American Experiences*, p. 19.

⑦ Alan Takeo Moriyama, *Imingaiha: Japanese Emigration Companies and Hawaii, 1894-190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pp. 23-25.

⑧ Franklin Odo, *Voices from the Cane Fields: Folk Songs from Japanese Immigrant Workers in Hawa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0. 夏威夷的日本种植园工会用标准的日本民间旋律歌唱他们在种植园工作与生活的场景，这些歌曲被称为“除叶歌”（ホレホレ節/Hole Hole Bushi）。日语中的“節/ぶし”是用来调音的，而夏威夷语中的“hole hole”表示在收获时必须人工从甘蔗茎上剥下的干甘蔗叶子。本文中的“除叶歌”为作者据英文版歌词翻译而成。

⑨ 西野照太郎「ヴァン・リードとハワイの関係—「元年者」送り出しの背景—」、『太平洋学会誌』、1984年、85—92頁。

⑩ *Thir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n in the Year 1910; Statistics for Hawaii, Containing Statistics Populatio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for the Territory, Counties, and Cities*, Table 4,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3, p. 9.

岛，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裔移民及其后代在夏威夷总人口的占比接近三分之一。<sup>①</sup>这一背景构成了夏威夷冲绳移民的底色，也为他们在夏威夷的艰难历程设置了伏笔。

## 二、冲绳人向外移民的“推力”

如果没有19世纪晚期在冲绳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而造成的“推力”的话，冲绳人不会踏上远走他乡的移民之路。1872年，存在了将近500年的琉球国被日本强占；1879年，日本强行“废藩置县”，曾有“万国津梁”之称的琉球国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冲绳县”以及一系列强制同化的“改革”。经济上，日本政府在冲绳实行“旧惯温存”制度，看似保留了琉球国惯有的统治模式，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怀柔政策，旨在减少冲绳原有贵族的抵抗与不满<sup>②</sup>，而冲绳的老百姓因为更加严苛的赋税以及土地改革后失去赖以自给自足的土地陷入更深沉的贫困。在同化政策上，日本政府通过标准日语教学、日本文化强制输入以及对历史的歪曲，使冲绳人对自己的民族根基产生羞耻感与挫败感，也让他们感受到强烈而持续的来自日本本土的歧视与偏见。此外，日本的强制征兵政策也迫使冲绳人试图寻找逃离的途径。

另一方面，冲绳群岛本就是一个贫瘠的弹丸之地。台风至少一年两次袭击群岛，对于冲绳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严峻的挑战，粮食和人口问题则是制约冲绳发展的持续性难题。早在蔡温<sup>③</sup>政府时期（1712年至1732年），尽管当时人口不足20万，粮食不足的问题就经常困扰琉球国。蔡温曾经预测，琉球国最多只能容纳30万人口。<sup>④</sup>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冲绳县人口增长至40万，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总是匮乏的粮食成为冲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也迫使冲绳领导层开始思考冲绳人的生计与出路问题。

冲绳人向外移民运动的开启，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被称为“冲绳移民之父”的当山久三。在与谢花升<sup>⑤</sup>一起发起冲绳民权运动失败后，当山来到东京寻求工作。在东京时，当山得知日本本土已向夏威夷移民了十多年，并且看到许多劳工招募广告，他便陷入了沉思。1898年，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上，当山听到时任冲绳县书记官椿秦一郎的演讲，提及海外移民的必要性。椿秦认为，以冲绳人的勤劳，移民海外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冲绳县的财富也能得到极大的开拓。<sup>⑥</sup>这更坚定了当山发起移民运动的决心。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的扩张虽然也给冲绳人带来不少新的就业机会，当山仍然坚持认为去夏威夷是冲绳人更好的选择。当山找到时任冲绳县知事奈良原繁，反复劝说，奈良原终于同意了当山的请求，决定向夏威夷输送移民。1899年12月5日，30名年轻男子登上“萨摩丸”号客轮，先到大阪进行体检，合格的27人于12月30日从横滨起航，与641名来自其他地区的日本劳工一起，于1900年1月8日抵达火奴鲁鲁。

冲绳移民在夏威夷遇到的第一大困难是语言不通。冲绳方言必须翻译成标准日语，再翻译成英语。一些冲绳人的名字，发音与标准日语不同，造成了很多麻烦，以至于有些在移民局登记的并不是其真名。根据第一批冲绳劳工签订的三年劳动合同之规定，他们需要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男性领取15美元/月的薪资，女性则为10美元/月。此外，合同还对加班工资、来往旅费、住房及医疗费用、担保金及违约金等事宜进行了约定。<sup>⑦</sup>

第一批海外劳工在夏威夷积累财富的消息迅速传开，激起了冲绳人前往夏威夷的热情。当山很快开始筹备进行第二次移民，第二批40人在当山的带领下于1903年抵达夏威夷。<sup>⑧</sup>接下来的几年里，每年

① Eleanor C. Nordyke and Y. Scott Matsumoto, “Japanese in Hawaii: a Historical and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in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 11, 1977, pp. 162-174.

② 关于“旧惯温存”制度，参见李若愚：《“旧惯温存”——日据冲绳初期统治方式研究》，《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

③ 蔡温（1682年10月25日—1762年1月23日），琉球名为具志头亲方文若，琉球国政治家。

④ <https://tairashinsuke.wordpress.com/平良新助の生い立ちと業績/>、2021年12月5日。

⑤ 谢花升（1865年11月16日—1908年10月29日），冲绳县政治家，被称为“冲绳自由民权运动之父”。

⑥ 相贺溪芳、「当山久三」、比嘉武信編著『新聞にみるハワイの沖繩人90年—戦前編—』、若夏社、1990年。

⑦ 相贺溪芳、「当山久三」、比嘉武信編著『新聞にみるハワイの沖繩人90年—（戦前編）—』、1—2頁。

⑧ 相贺溪芳、「当山久三」、比嘉武信編著『新聞にみるハワイの沖繩人90年—（戦前編）—』、5頁。

都有一批新移民到来，并且人数成倍增长。到1906年，冲绳向夏威夷移民的人数累积增至近4500名。<sup>①</sup> 1904至1907年间，通过移民公司前往夏威夷的日本劳工将近5.5万人，其中冲绳移民占比超过15.4%。<sup>②</sup>

1904年至1907年，前往夏威夷的冲绳移民数量剧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几乎每五年就要进行一次对外用兵，日本政府在冲绳也施行征兵令。而冲绳的年轻男性对于大和民族几乎没有什么认同感，即使是继承家族土地的长子也希望通过移居海外暂缓服兵役。第二，频繁的对外战争严重打击了日本国内经济，让本就困难的冲绳经济雪上加霜，远在夏威夷的海外劳工寄回来的汇款，对于贫穷的冲绳县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经济来源。第三，在移出人口较多的地区可能产生移民影响移民的裙带效应，当第一批和第二批冲绳人前往夏威夷并传回了家书与汇款之后，“去夏威夷”成为冲绳年轻人的新时髦。<sup>③</sup> 第四，由于《夏威夷基本法》的实行，比冲绳人来得更早的日本本土劳工从1902年开始雄心勃勃地陆续迁移到美国大陆，夏威夷对种植园劳动力的需求空缺刚好由勤劳的冲绳劳工补充。最后，移民公司对夏威夷的大力宣传以及将移民服务费减半的举措都直接促成了当年移民人数猛增。<sup>④</sup> 由此可见，经典的移民问题研究范式——“推拉”理论框架——在冲绳移民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冲绳县内艰苦因素的推力，与夏威夷经济效益的巨大拉力，共同促成了20世纪初期冲绳移民大量涌入夏威夷的历史潮流。

19世纪末期在冲绳发生的剧变不仅给了岛人向外出走的推动力，他们如何重构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一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琉球从一个独立王国变为日本的一个县，延续500年的“琉球人”身份失去了可以依附的载体，国家认同轰然坍塌。在冲绳县内的“琉球人”，在明治政府的高压同化政策下，需要尽快成为合格的“冲绳人”与“日本人”；而移民夏威夷的冲绳人，却在远方遭遇了“既是日本人又不是日本人”<sup>⑤</sup>的“双重歧视”，成为在夏威夷种植园里的一支“双重少数族裔”。

### 三、“双重歧视”下的冲绳移民生活

在夏威夷的日裔移民中，流行一首“除叶歌”，描写了日本农工在夏威夷种植园的悲惨生活：

我听说夏威夷很美好，  
看过一眼后感觉这里像地狱。  
经理像恶魔而  
监工像魔鬼。<sup>⑥</sup>

这恐怕确实是早期日裔移民来到夏威夷种植园务农后，其心情的真实写照。在“自由渡航”时期，尽管“夏威夷热”在冲绳掀起了一波移民高潮，年轻人都渴望来到夏威夷劳动、存钱，然后回到冲绳安家置业，但真正到了夏威夷种植园的冲绳人，无疑都会用“异常艰辛”来形容种植园的生活。来到夏威夷的冲绳劳工都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并且大多数人在冲绳的时候也务农，但即使这样，种植园的艰苦生活仍然不是他们所能忍受的。作为1900年来到埃瓦种植园的第一批移民之一，金城珍善这样描述种植园的生活：

埃瓦种植园的生活非常艰难；早上4点起床，5点吃早餐，6点开始在烈日下工作一整天。我们像马一样干活，在监工抽动的鞭子下机械地移动。根本不存在人类情感这种东西。晚上，我的梦里没有冲绳妻儿的美好，只有被监工鞭打的梦魇惊醒。由于对这种无法忍受的鞭笞的持续性恐惧，一

① Tomonori Isbikawa,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arly Okinawan Immigrants to the Hawaiian Islands,”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82.

② 相贺溪芳、「當山久三」、比嘉武信編著『新聞にみるハワイの沖繩人90年一戦前編一』、527頁。Alan Takeo Moriyama, *Imingaiasha: Japanese Emigration Companies and Hawaii, 1894-1908*, p. 52.

③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70.

④ Alan Takeo Moriyama, *Imingaiasha: Japanese Emigration Companies and Hawaii, 1894-1908*, p. 20.

⑤ Joyce N. Chinen, ed., *Uchinanchu Diaspora: Memories, Continuities, and Constructions, Social Process in Hawaii, vol. 4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 26.

⑥ *Hawaii Herald*, 08/07/1981, <https://www.hawaii.edu/uho/clear/home/HoleBushii.html>, 2021年11月29日。

些其他地区的日裔劳工甚至上吊或者卧轨自杀。幸运的是，我们冲绳人经过多年可怕台风的历练，早已变得坚强无比。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人自杀。<sup>①</sup>

作为契约劳工前来夏威夷种植园的金城还提到当合同到期、第一批冲绳劳工恢复自由之身时的心情：“我们感到无比幸福！我们的喜悦无以言表。”<sup>②</sup> 但于1900年4月之后来到夏威夷的冲绳移民们，即使他们是以自由劳工的身份来到种植园，也觉得这里的艰苦环境令人苦不堪言。1906年离开冲绳的玉城梅四郎来到了被称为“魔鬼种植园”的利胡埃种植园（Lihue）。19岁的玉城尽管“健康又强壮”，仍难以忍受种植园繁重的劳动，他说：“这无疑是很辛苦的工作。我们没有时间休息。我们像机器一般工作。有七八个监工监督我们这200个工人。”<sup>③</sup> 1907年来到夏威夷考艾岛的永山正珍写信给在冲绳的家人，控诉在夏威夷的生活“太累了”，“这里一天要工作10小时。在冲绳的人根本不知道工作的辛苦程度。我在冲绳时，根本没想到要遭这么多罪”。<sup>④</sup>

工作繁重是一方面，更让冲绳人吃不消的，是种植园简陋的居住环境。在种植园的营地里，劳工们通常住在被称为“长屋”（long house）的木质房间里，“像沙丁鱼一样”并排睡在地上，“当海浪汹涌的时候，地板都会上下波动”。<sup>⑤</sup> 这样的居住环境让许多移民觉得“比冲绳差得多”。<sup>⑥</sup> 反观种植园白人经理们，他们住在种植园最大的房子里，有“宽敞的阳台和白色的柱子”，葡萄牙或日本监工们住在“有着草坪和花园的房屋里”<sup>⑦</sup>，足见移民劳工们在夏威夷位于“种植园金字塔”的底层，承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

19世纪末正值美国大陆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猖獗的时期<sup>⑧</sup>，这自然影响到夏威夷的白人们，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贯彻到夏威夷种植园管理方式和劳动分工的每一环节中。夏威夷蔗糖种植园主协会认为白人“在体质和气质上都不适合”在热带气候下劳作，而亚洲人和“棕色”人种“特别适应在热带气候下的繁重劳动”。<sup>⑨</sup> 美国劳工统计局（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在1906年的报告中称：“歧视移民劳工也并不少见。在夏威夷，把日本人和其他东方人视为不如白人的低等公民的旧习俗和习惯仍然盛行，并在管理者和监督员的无意识行为中表现出来。”<sup>⑩</sup>

因此，对于1900年至1907年在夏威夷种植园里劳动的冲绳移民而言，他们遭遇的种族歧视首先来自那些严厉凶狠又无处不在的白人监工们。此时大多数的工头是葡萄牙人，也有来自美国本土的白人工头。大城朝贵回忆起这样的一个细节：当他初次来到夏威夷并前往种植园办公室领取自己的工号时，“一个白人军官看着我，握住我的手，然后摇了摇头”。后来他才知道白人军官的这个表现是因为“我的工头是个坏家伙”，对于一位种植园工人来说，“是否有一个好工头实际上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真倒霉”。<sup>⑪</sup>根据永山正珍的说法，白人工头们并不了解甘蔗地里的的工作，他们即使来地里，也不知道怎么种

① Yukiko Kimura, “Social-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Okinawans in Hawaii,”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p. 54–55.

② Yukiko Kimura, “Social-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Okinawans in Hawaii,”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55.

③ “Baishiro Tamashiro,”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360.

④ “Seichin Nagayama,”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p. 469–470.

⑤ “Chokame and Tsuru Hokama,”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453.

⑥ “Tsuru Yamauchi,”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490.

⑦ Jonathan Y. Okamura, *From Race to Ethnicity: Interpreting Japanese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Hawai'i*, p. 28.

⑧ 原祖杰：《进步与公正：美国早期的共和实验及其在工业化时代遭遇的挑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64–170、281–285页。

⑨ Ronald Takaki, *Pau Hana: Plantation Life and Labor in Hawaii, 1835–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p. 66.

⑩ *Report 1906*,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06, p. 141, qtd. in 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 ed., *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Asia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orld War I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582.

⑪ “Chōki Oshiro,”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406.

植甘蔗。“他们之所以是工头，仅仅因为他们是白人”。<sup>①</sup>

在夏威夷废除契约劳工制度之前，白人种植园主和监工们认为种植园劳工跟地里的甘蔗一样，不过是一种经济商品，是蔗糖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一些种植园主在采购时经常将日本劳工和其他商品放在一张订单上。<sup>②</sup> 夏威夷白人对移民劳工的歧视几乎贯穿了美国整个进步主义时期。直到1930年7月24日，夏威夷蔗糖种植园主协会主席库克（R. A. Cooke）都还在《火奴鲁鲁星公报》（*Honolulu Star-Bulletin*）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写道：“从严格的种族意义上讲，我不觉得海外劳工与从印度进口来的黄麻有多少区别。”<sup>③</sup>

尽管夏威夷的法律禁止对种植园工人进行体罚，但监工们殴打和鞭笞劳工们可谓家常便饭，有时甚至会枪击和杀害劳工。<sup>④</sup> 《日布时事》（*にっぷじじ*）的编辑相贺溪芳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对一位名叫渡边雅二的逃跑日裔种植园劳工的残忍惩罚，其残忍程度堪比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对待逃跑黑奴。当渡边爬出房间时，“他的衬衣和牛仔裤破烂不堪，背上鲜血淋漓”。<sup>⑤</sup> 即使在契约劳工制取消以后，夏威夷种植园里的监工们也未改变他们对日裔劳工的恶劣态度。有三个监工由于过于凶恶而“威名远播”，他们分别是来自帕帕阿罗阿种植园（Papaarua）的“毒蜂”、欧卡拉（Ookala）的“老虎”和科哈拉（Kohala）的“红人”。<sup>⑥</sup> 从劳工们对种植园生活噩梦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监工们对种植园工人的体罚是日裔劳工不能完成劳动合同的首要原因。<sup>⑦</sup>

除了与其他日裔移民一样忍受来自美国白人的压迫、剥削之外，冲绳移民还要面对来自日本本土移民的歧视。当第一批冲绳人于1900年到达夏威夷时，来自日本其他地区的移民已经在夏威夷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习俗，并且是符合日本主流文化标准的。比起其他日本移民，冲绳县移民晚来了15年，而且他们到达夏威夷时，虽然日本政府对冲绳县进行了“日本化”和“皇民化”教育，但冲绳仍然保持着与日本“内地”截然不同的方言和风俗，因此受到日本“内地人”的各种歧视。尽管在外人看来，冲绳人和日本内地人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在日本人看来，冲绳人个子更矮，眼间距更宽，皮肤更黑，毛发更加旺盛。<sup>⑧</sup> 大城朝贵回忆起当时受到的歧视，仍然历历在目：

一天早上，当我去工作的时候，一位（日裔）副工头问道：“嘿，来了多少冲绳人？”他像清点牲口一样清点我们。因为他使用日语中称呼牲口的量词“匹”（ひき）来称呼我们，我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意思。我礼貌地问道：“您说什么？”他生气地冲我大喊大叫。我记得我曾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曾被告知，我们冲绳人也是日本帝国的臣民。同时，我记得我一位年长朋友的箴言：“如果我们跌倒了，我们会重新站起来。让世界知道冲绳。”然而，这个工头却像对待阿猫阿狗一样对待我们。为什么？我非常非常伤心，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流下了愤怒的泪水。<sup>⑨</sup>

在前往夏威夷之前，绝大多数的冲绳人与日本人从未接触过，后者对前者的歧视从二者在日本本土的第一次相遇——冲绳移民要先到横滨等日本本土港口体检合格后再乘船前往夏威夷，就开始了。冲绳移民玉城梅四郎曾经提到，他们在横滨的小客栈里等待体检的时候，总是日本人先吃早餐，吃的是新鲜米饭，而冲绳人只能吃馊了的剩米饭，这让玉城“无法下咽”。<sup>⑩</sup> 大致看来，来自本土日本移民的歧视源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本土日本移民具有作为琉球群岛兼并者和甲午战争胜利者的傲慢。早在1609年，在德川幕

① “Seichin Nagayama,”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470.

② Ronald Takaki, *Pau Hana: Plantation Life and Labor in Hawaii, 1835-1920*, p. 23.

③ R. A. Cooke, “Letter to C. A. Prosser,” *Honolulu Star-Bulletin*, July 24, 1930, qtd. in Lucie Cheng and Edna Bonacich ed., *Labor Immigration under Capitalism: Asia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World War II*, p. 582.

④ Jonathan Y. Okamura, *From Race to Ethnicity: Interpreting Japanese American Experiences*, p. 23.

⑤ Yukiko Kimura, *Issei: Japanese Immigrants in Hawai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 8.

⑥ “Hashiji Kakazu,”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484.

⑦ Jonathan Y. Okamura, *From Race to Ethnicity: Interpreting Japanese American Experiences*, p. 24.

⑧ John F. McDermott, Wen-Shing Tseng, Thomas W. Maretzki ed., *People and Cultures of Hawaii: A Psychocultural Profile*, Honolulu: John A. Burns School of Medicine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0, p. 111.

⑨ “Chōki Oshiro,”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406.

⑩ “Baishiro Tamashiro,”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359.

府的授权下，萨摩藩出兵琉球，从此琉球国成为日本的一部分，开启了同属清朝和日本幕府的“两属时期”。1872年至1879年，明治政府进行了两次所谓的“琉球处分”，强占琉球，拉开了侵略东亚的序幕。日本政府在被兼并后的冲绳县强制推行“皇民化”和“日本化”同化政策，使得任何不同于大多数日本人视为常态的东西都会被怀疑和嘲笑。<sup>①</sup>在夏威夷的日本本土移民认为冲绳人是另外一个种族，有的甚至认为冲绳人都长着尾巴。<sup>②</sup>

其二是讲标准日语官方语言的本土移民具有的主流意识。冲绳语通常被称为“土话”，这个词本身在日语里就带有贬义。<sup>③</sup>在夏威夷的日本移民认为在冲绳的学校只用冲绳语教学，因此冲绳人都不会使用标准日语。然而事实却是，冲绳人被强制要求学习标准日语，在学校里说冲绳方言的学生会被要求佩戴“方言札”。“方言札”规则在每个班级都实行，老师给第一个犯规说冲绳方言的学生带上“札”，这个学生会把“札”传给下一个被抓到说冲绳方言的学生。这种强制使用语言的方法压制了冲绳的文化和方言，使冲绳人对自己的根感到羞愧。<sup>④</sup>

其三是明治维新以来本土日本人与冲绳人在教育水平上差距的拉大。很多一代冲绳移民由于出身贫寒，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成为被日本内地人歧视的原因之一。一代冲绳移民永山回忆说：“那时来种植园干活的冲绳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在马卡韦利，我们常常受人嘲笑，他们叫我们‘冲绳，冲绳’。有时还有一些肢体冲突。现在不会了，冲绳人在学校里学了标准日语，说的话能够被大家理解。”<sup>⑤</sup>

其四是冲绳人与日本内地人的文化差异。冲绳妇女习惯在手上纹身，而日本内地人会由纹身联想到罪犯分子。饮食上的差异也很明显，冲绳人和中国人、菲律宾人一样，养猪并且吃猪肉，猪油对于冲绳人而言是烹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佐料，但这一点对于日本内地人而言简直难以接受。在种植园里，冲绳人有时被称为“日本中国人”（Japan Pake<sup>⑥</sup>），强调其与本土日本人的文化区别。<sup>⑦</sup>“自由渡航”时期来到夏威夷的冲绳劳工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在夏威夷白人监工和日本同胞的“双重歧视”下，开始了自己的移民生活，也开始了对于自身“身份”问题的思考与应对。

#### 四、冲绳移民的身份困惑与认同

由知念乔伊斯主编的《冲绳离散社群：记忆、延续和建构》一书，以“Diaspora”（离散社群）为主题，收集了19位不同作者的20篇论文，对世界各地的冲绳移民，尤其是居住在夏威夷、拉丁美洲和菲律宾的冲绳离散者进行了概括性研究。<sup>⑧</sup>民族政治学专家威廉·赛峰（William Safran）对“Diaspora”做了如下定义：第一，其祖先或者离散者自己有从“中心”到“边缘”，或者到外国的经历；第二，离散社群对于母国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成就保留着一种集体的记忆、愿景或神话；第三，他们相信自己不被或者不能完全被寄宿国社会接受，因此感到备受排挤；第四，他们认为祖国才是他们真正而理想的家园，是他们最终想要回去的地方；第五，他们相信，他们应该集体致力于维护或恢复其原来的家园及其安全与繁荣；第六，他们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母国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民族社区意识和团结在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中得到了重要的定义。<sup>⑨</sup>

① 唐永亮：《近代以来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历史变迁》，《日本学刊》2015年第4期。

② “Baishiro Tamashiro,”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p. 358-373.

③ John F. McDermott, Wen-Shing Tseng, Thomas W. Maretzki ed., *People and Cultures of Hawaii: A Psychocultural Profile*, p. 112.

④ 近藤健一郎「近代冲绳における方言札の実態—禁じられた言葉—」、<https://core.ac.uk/download/pdf/228932525.pdf>、2022年11月11日。

⑤ “Seichin Nagayama,”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p. 469-470.

⑥ Pake, 夏威夷语“中国人”的意思。

⑦ John F. McDermott, Wen-Shing Tseng, Thomas W. Maretzki ed., *People and Cultures of Hawaii: A Psychocultural Profile*, p. 112.

⑧ 参见 Joyce N. Chinen, ed., *Uchinanchu Diaspora: Memories, Continuities, and Constructions, Social Process in Hawaii*, vol. 42.

⑨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i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 1, no. 1, pp. 83-84.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曾提到关于身份（Identity）的五点特征。第一，身份有个体和群体之分，个体的身份是可变的，群体的身份则不易改变；第二，身份在多数情况下是构建的，是对原生主义的直接否定；第三，个人和群体的身份都有可能是多重的，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第四，身份由自我界定，但又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产生的；第五，对个人和群体来说，各种身份的重要性是随情况而改变的，有时强调共性，有时强调特性。<sup>①</sup>

如果将赛峰对于“离散社群”的定义和亨廷顿对于“身份”特征的认定放到夏威夷冲绳移民身上，大部分的特点可以在一个长时段中得到印证。被称为“一世”的第一代冲绳劳工从故土来到夏威夷，其动力来自外界还是自身已经模糊不清，但他们对于故土是有清晰的记忆和界定的，那是他们想要挣了钱就回归的地方。只是在与夏威夷社会的艰难交融中，以及在移民政策的不断调整中，他们会改变初衷，渐渐不想或是不能再回到故土。此外，由于各种原因，初来乍到的冲绳移民不仅作为亚裔劳工被夏威夷白人社会所排挤，同时受到来自日本“内地”移民的歧视，于是，他们必须以“冲绳人”的身份认同维系在一起，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抵抗来自外界的种种侮辱与恶意。他们的身份不仅是构建的，还被迫在四个身份轴上构建自己的身份：夏威夷、美国、日本和冲绳，这使得他们的身份具有多重性和多元化。他们通常既是冲绳人，又是日本人；他们既要融入夏威夷当地的多元文化，又要向美国主流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妥协。

1900年至1907年是冲绳向夏威夷移民的初始阶段，也是自由移民的黄金阶段，但同样是冲绳移民在夏威夷日子最艰难的阶段。考察这一时期冲绳移民的身份认同和社区建构，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夏威夷社会环境。首先，冲绳移民在整个夏威夷社会，尤其是在种植园经济结构中处于金字塔的底层。如前文所述，冲绳人是最后一批加入家长式管理下的种植园劳动力队伍中的日裔劳工，实际上，他们是在许多日本本土移民离开夏威夷种植园去往美国大陆的时候到来的——他们得到的是最辛苦但工资最低的工作，居住条件也最为糟糕。其次，这一时期的冲绳移民在夏威夷面临双重歧视。作为亚裔劳工，他们来到成为美国领地的夏威夷，面临的是美国20世纪初期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黄祸”论浪潮。不仅如此，由于成为美国领地，夏威夷种植园里白人至上的制度得到强化，由此带来的制度性歧视正好与冲绳移民迎面相撞。同时，世纪初刚踏上海外移民旅途的冲绳移民，又来自一个被日本兼并不久的独立的文化区域，是“双重少数族裔”。冲绳人缺乏正规的“日本化”基础教育——他们的口头和书面日语水平低于日本本土人，加之地理上与日本本土隔绝，来自冲绳和日本“内地”的移民在语言、习俗、饮食和服饰方面的差异让彼此都感觉很陌生，因此冲绳移民也被自己日本“内地”的同胞轻蔑、歧视甚至羞辱。夏威夷《希洛进步者报》（*Hilo Shinposha*）记者大城龟在1902年2月写给伊波普猷的信中对冲绳人所面对的双重歧视表现出极度的担忧：

因为我们的语言、风俗和礼仪与其他地区的人不同，我们认为是一个不同的种族。特别是在夏威夷岛上，有许多来自中国<sup>②</sup>地区的人，他们不像来自九州的人那样了解冲绳的情况。即使有些人知道冲绳，他们也只会幻想过去的冲绳，而对冲绳最近取得的进展一无所知。恐怕这些就是我们被别人歧视的原因。当我们被无礼地称呼为“嘿，冲绳”，这种称呼在这里十分普遍，尤其是在种植园里，有时我感到一种无法解释的情绪。如果这种称呼只来自我们的同胞，它会少一些痛苦，但当白人也这样称呼，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时，即使是那些有耐心的人也无法忍受。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担心冲绳移民的未来将是痛苦的。<sup>③</sup>

大城龟还吁请伊波普猷到夏威夷为冲绳移民讲解冲绳历史，以唤起冲绳移民的身份自豪感。伊波在1928年10月6日确实来到夏威夷演讲，对冲绳移民了解自己的历史和唤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起到了积极作用。了解自身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对于提升冲绳移民的自豪感自然会有所帮助，但来自外部的接

①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8—19页。

② 日本中国地区（ちゅうごく），位于本州，首府为广岛（ひろしま）。

③ 『沖繩毎日新聞』、1909年3月9日、『沖繩島史』XIX、387—388頁。转引自Tomonori Isbikawa,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arly Okinawan Immigrants to the Hawaiian Islands,” in *Uchinanchu: A History of Okinawans in Hawaii*, p. 103.

触和碰撞似乎更有利于其自身认同的形成。与日本“内地”移民的初次碰撞以及来到夏威夷之后所受到的双重歧视，仿佛一面镜子，让冲绳移民认识到自己的“冲绳身份”，或者说，给了他们认识自己“与众不同”的机会。换言之，如果不走出冲绳群岛，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冲绳人”。在这种“双重歧视”社会结构下艰难求生的冲绳人，往往选择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一部分人倾向于通过个人努力、采用各种印象管理技巧，表现出更像美国人或日本人的自我，包括练习标准日语，模仿日本或西方的穿着风格，以及放弃与冲绳有关的饮食和文化习惯；另一些人则选择以群体力量抵抗偏见与歧视，如成立地方性协会组织，在婚姻、居住选择上加强冲绳人内部凝聚力等，“因为除了彼此没有其他人可以倾诉”。<sup>①</sup>

当时已经较为成熟的日裔社区，大多并未向冲绳人开放，“双重少数”的冲绳人只能组建属于冲绳人自己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冲绳人组建自己的社区，不仅仅是为了生活和生存的方便，也是为了增强冲绳移民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的存在感，让外人对冲绳人形成正面认知。正如心理学家威廉·勒布朗(William P. Lebra)观察到的：“遵守礼仪，合作，妥协，为了集体而压抑个人，以及为了集体而牺牲自我，这些都是20世纪初冲绳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sup>②</sup>冲绳移民以极大的热情开始筹备专属于冲绳人的社会组织，对他们而言，这是纪念故土、团结族人最好的方式。

这些社会组织通常以冲绳人的家乡命名，从大到小可分为县人会、村人会、町人会、市人会、字人会。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老乡形成村人会或者字人会，冲绳移民则可能组织“同志会”。在冲绳人不多的种植园或城市里，通常能见到“同志会”的踪影。早在1907年，火奴鲁鲁的几个冲绳移民成立了冲绳县人会，这是夏威夷第一个冲绳移民组织。这个规模很小的县人会虽然其成员都来自种植园，却选择在火奴鲁鲁成立，是因为城市里获取消息更加便利。大规模冲绳移民社会组织的形成，还要再等20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冲绳移民离开种植园来到城市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双重歧视”下的“双重少数族裔”身份，是理解夏威夷早期冲绳移民身份构建的关键。冲绳移民群体还有一种特殊性和重要性，即他们有两种移民形式：一种是在当时的“日本帝国”范围内移民，另一种是向日本国土以外移民。在日本国内移民的冲绳人，被迫与日本核心圈进行身份谈判。而在日本国土以外，他们被迫与寄宿国文化以及日本本土移民进行身份协商。

为了让被吞并后的冲绳成为日本雄心勃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无数的日本化和“皇民化”做法出现了：行政法、征兵、语言、教育和天皇崇拜。国家建设计划包括一系列措施，其目的都是使冲绳人成为“好的”日本人。模仿日本人的尝试达到了荒谬的地步，以致当时流行这样的笑话：冲绳人必须学会“像内地人那样打喷嚏”。<sup>③</sup>占据主流文化的内地人与被迫学习、模仿的新加入者之间自然形成一种尊卑等级，这种等级只有在更新的加入者不断来到之后才能淡化。

冲绳问题研究专家艾伦·克里斯蒂(Alan Christy)发现，与大多数其他受统治的民族总体上抵制日本文化同化的殖民计划不同，许多冲绳人选择接受这种同化。在日本帝国背景下，日本政体被理解为“家族国家”，冲绳人是长子，朝鲜是次子，台湾是最小的儿子。许多冲绳精英为了从本土日本人那里获得利益而压抑自己的冲绳身份认同，并在后来被兼并入帝国的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那里寻求安慰。克里斯蒂指出：“冲绳人应对来自日本人的歧视，以及改善他们的经济命运的努力，必须在日本帝国的背景下来理解，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日本人是获得权利的唯一途径。”<sup>④</sup>许多冲绳移民到当时的日本殖民地台湾寻求经济机会，却发现仍然摆脱不了具有中华文化优势的台湾人的系统性歧视，被迫从事最底层的劳动，许多人为了冒充日本南部鹿儿岛县人而改名。由于在台湾受到歧视，许多冲绳人被迫到大阪—神户地区寻找工作，并放弃了自己的冲绳身份。在大阪—神户地区兴起的生活改善运动，鼓励冲绳人丢弃

① William P. Lebra, "The Okinawans," in John F. McDermott, Wen-Shing Tseng, Thomas W. Maretzki ed., *People and Cultures of Hawaii: A Psychocultural Profile*, p. 123.

② William P. Lebra, "The Okinawans," in John F. McDermott, Wen-Shing Tseng, Thomas W. Maretzki ed., *People and Cultures of Hawaii: A Psychocultural Profile*, p. 116.

③ Alan S. Christy, "The Making of Imperial Subjects in Okinawa," *Positions*, I: 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22.

④ Alan S. Christy, "The Making of Imperial Subjects in Okinawa," *Positions*, I: 3, p. 617.

传统服饰、语言和娱乐传统。<sup>①</sup>

从这种意义上讲，在夏威夷的冲绳移民有些许幸运：即使受到的歧视是双倍的，他们还可以选择保留自己的冲绳人身份，形成自己的冲绳移民社会组织。他们甚至比来到美国大陆的日本移民还要幸运，因为此时的夏威夷正处于社会构建进程中，尚未形成系统固化的社会等级模式，较早踏足夏威夷的冲绳移民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移民社会中占据了一定的时间优势。他们勤俭节约、忍耐力强，重视协作和群体利益，这些优秀的品质让他们在夏威夷的多元文化构建中更受当地社会的重视，为他们后来成为“模范少数民族”打下良好基础。<sup>②</sup>

### 结语

于“自由渡航”时期离开故土来到夏威夷的冲绳劳工，因其“双重少数族裔”身份受到双重歧视，却也在痛苦与不安之中彼此安慰、团结协作，以对抗外界的种种敌意。正是在这种歧视与对抗中，冲绳移民开启了对自我身份的内省与反思。故国的变故、离乡背井的经历以及在异国他乡遭受的双重歧视，都让冲绳移民不断地追问“我是谁”。几乎每一位冲绳一代移民，都有着被夏威夷白人歧视以及被日本本土移民排挤的心理阴影，已然成为一代移民的集体记忆。尽管身份认同问题曾让冲绳移民困惑不解、备感无奈，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困境，让在夏威夷的冲绳移民踏上了对自我认知的重构之旅。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身份困惑是现代世界的生存境遇”。<sup>③</sup>随着冲绳移民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夏威夷的工作、生活和社会构建中，他们也逐步摆脱原来的身份困境，融入夏威夷的多元文化。

（责任编辑：许丽梅）

---

① Alan S. Christy, “The Making of Imperial Subjects in Okinawa,” *Positions*, I: 3, p. 613.

② Joyce N. Chinen, “Okinawan Labor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in Hawai‘i: Race, Ethnicity, Clas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Mid-20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kinawan Studies*, Premier Issue, vol. 1, no. 1, 2010, p. 70.

③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第156页。